

循夢

(美) 呂

虹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循夢

(美) 吕 虹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循梦/ (美) 吕虹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 4

ISBN 7 - 5387 - 1967 - 9

I. 循... II. 吕... I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 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0662 号

循 梦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mail	benatg@mail.jl.cn
印 刷	长春市海山印业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国内已经出了很多有关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书，多是描写华人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这些大城市生活的，那里有丰富的背景，华人集中，人物复杂，地名、校名甚至街名对没来过美国的中国人也不陌生——我相信，中国人知道的美国远远超过美国人知道的中国。

我生活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最大的城市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我们这个城市，在美国应属中等。这里有五十万人口，在我们广袤的大西南确实就是人口很集中了。这里的中国人只占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二、三，我们像生活在异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逼着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用英语讲话，学会和不同族裔打交道。我们这里甚至很难找到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餐馆，因而必须学会自己安抚这个最顽固的“中国胃”。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中国人有些被强制性地融入了美国社会。

美国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基本是一个模式。一样的大型 Shopping Mall，一样的综合超市 Wal-Mart，一样牌子的加油站，内外装饰几无不同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快餐店。走到哪里你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同的是各地的民风，带有强烈的原住民的烙印。东西两岸包含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各种不同的文化已经和谐并存。可是中部的一些保守地区仍生活在那些最早移民国家的传统文化里。有的族群女人仍穿传统的灰蓝色大蓬裙，用手洗衣，男人仍出门骑马。我曾到过肯塔基州的乡下，各家庭

院大片绿色的草坪，白色的护栏和类似童话中的高顶小房子曾让我像找回了童年的梦境般兴奋。但是进了一家餐馆却让我浑身不自在——人们像看天外来客般地看着我。这里是白人的集中住区，而且小镇的人们大概互相之间都面熟，我这个亚洲面孔女人的闯入让他们惊讶不已。

美国社会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么开放，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甚至还相当保守。有一次我到社区游泳池去游泳，因为社区游泳池收费低，设备相对简陋些，淋浴室各喷头之间没有隔板。我游完后本来想脱去泳装去淋浴的，但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穿着泳衣淋浴，包括那些十来岁的小姑娘。她们十分重视自己的隐私，即使在同性面前也不轻易裸露。又如在计量单位的使用上，这里不用公斤、克，而是用“磅”，计算长度不用米，而是用英制“Yard”（相当一成人平伸两臂的长度），或“Feet”（相当于成年男人的一只脚的长度）。这本是两百多年前拓荒时代产生的原始计算方式，至今不改。其实这给国际贸易造成很多不便，我曾试图从中国进口木质地板，要把国际标准的平方米换算成美国的“平方脚”相当费劲。美国的加油站全用“加仑”计算油量和价格，我开车去加拿大，对加油站的价格牌上面标的公升就一点概念都没有，不知这价格是便宜还是贵，也不知应该加多少。在美国，也从没听政府说过“融入国际社会”之类的口号。有一阶段，我的血糖化验指数较高，回国的时候我到长春的一家大医院把化验单拿给医生看，她问我：“这是在哪化验的？”我说：“在国外。”她说：“哪个国家这么落后，还用这种计量单位？”我只得小声说出了“美国”两字。那位女医生没再说什么。其实她完全可以接着说：“没想到美国还有这么落后的一面。”

当然，这个社会中的人们还是很可爱的，人们的友善，有礼，乐于助人是社会的基本风气。买东西或办事，只要是两个人以

上,人们就会自觉排队,而且彼此之间会保持一定距离。不管等多长时间,一般人不发牢骚,所以人们说美国人是最有耐心的。有一次我在银行排队,那天人很多,一位仁兄用银行内的公用电话大声争辩,一再和通话的人说“这不是我的错”。我们全体静静地听这个又臭又长的电话,等他说完了,全体“听众”给他鼓掌,没有一人说一句讥讽的话。我当时对人们这种友好的态度很有些感触。社会风气是由每个人的行为组成的,比如说走在前面开门的人为后面的人把着门,互相间无意中碰了一下说声“对不起”,这些连街上的流浪汉都能做得到。社会公德的水准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我想,做好这些小事并使之成为公众的习惯,实际上比盖起那一片片高楼,比经济指标增长了百分之多少要难得多。记得第一次回国,和我们一起来的一位美国朋友晚几天到长春,我们告诉他到北京后立即买来长春的机票。不料他在北京机场来电话为难地说,售票口人挤来挤去,他不知如何能买到机票。我儿子在电话这边告诉他:“你也去挤,不要谦让,你比别人个高,你能挤到前头。”这是我的美国朋友来中国上的第一课。

记得住在“博士楼”的那几年,我们一直处在对前途的忧虑中,每天都在心情忐忑地盼望下一个最新的消息:中国大使馆的批件,美国新闻总署的豁免,移民局的音讯。为了找到立足的途径,我曾办过跨国公司,拎着几只鞋,几件衬衫,用蹩脚的英语挨门挨户去推销中国产品。那时我在餐馆做全职服务生,又要到成人学校去学英语,还要整天想着做生意的事。记得市中心有家挺大的鞋店老板对我的样品鞋挺有兴趣,他提出了改进意见,我兴冲冲地把样品鞋和改进意见寄到国内一家公司,谁知却是泥牛入海,了无音讯。尽管我电话、传真天天追,最后我得到的回答是把样品鞋在制鞋厂传丢了。还有个例子是,我一次次到一家综合

市场推销连衣裙。一个五十多岁的肥胖的墨西哥女人开始表现得很热情，向我订了两大箱货。谁知当货从洛杉矶运来，我们扛着货给她送去的时候，却到处找不到她的影子，往家里挂电话她不接。当我们最终在商场找到她的时候，她却说，没钱，她不要了。我们和她论理，她反而说我们干扰她的工作，找来了市场管理人员。吃苦、生气、受委屈，我尝到了各种滋味。

当我确定了要以中医为在美国的职业的时候，我的生活目标渐趋明朗，我自己也在四十八岁的时候成了一名留学生，以英语学中医。我们这里的中医是给美国人看病的，不学会英文版的中医就张不了口，看不了病，也拿不到执照。我的中医读得比国内中医学院的人累，他们用自己的母语学中医，那在我看来是一种享受。我的中医读得比我同班的那些美国同学累，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母语学中医。当我在五十岁拿到美国联邦政府核准的中医硕士学位证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行。

我想要告诉那些准备出国，准备在并不年轻的时候再做一搏的朋友，不要因年龄而放弃努力。当我们真的该退休的时候，不管成功与否，我们都会对过去的岁月说：我努力过了。

我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散文、随笔集，所写的大部分是我初到美国那几年的生活和我身边那些人的故事，还有我的见闻和感想。这里没有荡气回肠的传说耸人视听，也没有震惊遐迩的伟业可供渲染，我告诉你们的是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最平常的事情，但它却真实，没有半点的加工和虚构。当我写这些“城南旧事”的时候，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流泪。当年踏上这片土地时的困难的日子和奋争的记忆一幕幕涌到眼前。那时国内有种说法叫“洋插队”，和当年土插队不同的是，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用不着诉苦——那只能惹来人们的反感。我们在给亲人的信中永远告诉让他们开心的事情，那是为了安慰，也是为了自尊。我们可以

坦诚地说,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永不失去的收获,那是克服困难的勇气和适应生活的能力。

我也想通过我的这本书向国内的朋友们介绍一些美国各个层面的人们生活故事,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是鲜活的,不贴任何的标签。

朋友告诉我,国内出版的个别介绍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书写得很不真实,有的把道听途说个别的事例加以夸大,给不了解情况的人以误解。有的为迎合部分读者的口味和猎奇心理,编造一些于情于理都难容的故事,还言之凿凿地说,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这样的书引起了我的朋友们的反感,那些书中描写的事情与我们在美华人,特别是留学人员的生活相去甚远。我有必要向我的同胞们还一个真实的我们。

我也想通过我的这本书给即将去美国和准备去美国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生活的借鉴。我知道国内的年轻人和年轻的父母们很重视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学习英文,不惜花费金钱和时间。我想提醒一句的是,珍惜在国内的学习环境,学好中文。中文是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的财富。我想说一个故事,那是我们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学者集会选学生会主席,这是一年一度的选举,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还派来了两位领事参加。由上届学生会主席主持选举。有人提名“卢霆”,主持人问:“是哪个卢?”有人告诉他上面一个什么,再加上个什么。卢字被写到了黑板上。但是不会写“霆”,有人说是雷霆的“霆”。可雷霆的“霆”怎么写呢?这可难住了这些博士、硕士们。下边有人喊:“上边一个雨水的雨,下边一个宫廷的廷。”这位已经找到了两份工作,即将去加州的电脑博士在黑板上写完了上半截的“雨”,就写不下去了。坐在下边的龚博士急了,几步走上前去,在“雨”的下边加个“廷”后,又在“壬”的右下角加上个点,引得哄堂大笑。留学生的中文水平实在堪

忧,而且还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在美国主流社会,有人把学中文列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七大致富手段。相当多有远见的父母都把孩子送进中文学校。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面对二十一世纪将迅猛崛起的中国,丢了中文都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将遗憾终生。

这本书中还收进了我在报社当记者时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散文。

我想借本书出版之际,感谢所有在我的生活中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感谢所有为我这本书的出版而操心的朋友们。我这里要特别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谢谢你们。

吕 虹

2005 年于美国新墨西哥州

目 录

C N O T E N T S

001 · 自序

001 · 天涯寻梦

018 · 不尽故乡情

025 · 博士楼的故事

078 · 我的中餐馆情结

147 · 玛丽妈妈

158 · 永远的纽约

170 · 郁金香盛开的地方

175 · 夏威夷的风

182 · 墨西哥湾纪事

188 · 斯登医生的葬礼

193 · 明天,将是另外的一天

198 · 和海明威一起过圣诞

203 · 又是母亲节

207 · 无奈天涯万里遥

210 · 在那白云黄鹤的地方

223 · 只要开始就不晚

227 · 不以成败论英雄

231 · 化不开的乡情

234 · 寒风中的一小时

目

录

001

- 239 · 想想都会累
- 248 · 如此旅程
- 253 · 美丽的西双版纳
- 266 · 那片难忘的黑土地
- 282 · 啊,葡萄园
- 287 · 如梦,如梦
- 291 · 哦,抹不去的记忆
- 294 · 海的遐思
- 297 · 细雨霏霏峨眉行
- 302 · 靛靛草
- 305 · 来自海峡彼岸的祝福
- 308 · 姑苏城外风光好
- 310 · 忘不了,那些可爱的孩子
- 313 · 高山仰止
- 317 · 新疆纪行
 - 一)这里容纳五湖四海
 - 二)甜蜜之乡
 - 三)天山南北处处歌
 - 四)难忘的哈萨克毡房
 - 五)边防人家
 - 六)黄昏,迷人的伊犁河
 - 七)东方的神话——喀什
 - 八)沙海胡杨
 - 九)大漠情
 - 十)赛里木湖情思

天涯寻梦

T I A N Y A X U N M E N G

也许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可是我仍然固执地寻找这个梦。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中国到美国。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刚刚过完五十岁生日不久,我从美国国际中医学院校长手里接过了由联邦政府核准的东方医学硕士学位证书(Master of Oriental Medicine)。我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梦——读一个名正言顺的学位。

那天,我很中国:穿着深紫色丝绒旗袍,脑后挽个发髻,脚蹬黑色高跟鞋。我感到自己很漂亮,我向会场大厅里见到的每个我认识的人点头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不加任何修饰的笑。像是一个到达彼岸的泳者,挥走了风浪中一身的疲惫,展示给人们的

是沉稳和自信。每个人都在向我祝贺,祝贺这个在毕业生中年龄最大的、差不多也是全校年龄最大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我



在美国国际中医学院的毕业典礼上

庄重地宣誓：做个忠实的医生，救死扶伤，为人类服务。在那以后任何医生宣誓的场合我只要在场就要跟着宣誓，这是美国的规矩：让你经常有种使命感。

在白、黑、黄各色人种混杂的洛杉矶国际机场，我和儿子推着晃晃悠悠的满满一车行李向出口走去。一位穿深蓝色海关制服的金发女子示意我们停下，开箱检查。我们带了太多的东西，包括肥皂、牙膏、洗衣粉，没一样值钱的。这可考住了海关的几位老美：这中国女人隔洋越海带这些劳什子做甚？他们顿生戒备，对我是百般盘问，可惜没有一个词是我听得懂的。我的英文程度高达可读懂数学书上的字母 ABC。刚刚在国内读高中一年级上学期的儿子是我惟一的翻译，可怜这孩子闷热（我给他穿了太多的衣裳以减轻箱子的重量）加紧张，满脸流汗，英文、中文都说得结结巴巴。这是我们刚到美国入境时的一幕，当时的尴尬，我不会忘记，永远记忆犹新！

这两个以我为主角的场面相隔五年又五个月。我实现了自身的一次超越，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的奋争，我的泪水，都已化作了昨日的脚印，今天再回首，晃如一场梦，如果人生需要再重复一次那梦的脚步，我相信，我可能不会再有勇气。

其实，每个到美国来的人都怀着一个梦：洋房、汽车，一份称心的工作。然而我却要一圆我的读书梦。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天，还在省政府工作的爸爸对我说，他今天遇到两位大学生，非常朴素，裤子上补着两块大补丁，非常谦虚有礼貌，还有水平，爸爸想给我树立个榜样。我心里真是羡慕那两位未曾谋面的大学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裤子上有两块大补丁那样的大学生。上初中时我是班长，学号是一号，各学期期末考试成绩永远

是第一名。每次开家长会,班主任老师就会按成绩顺序列名单,用毛笔书写,贴在教室的黑板旁边,我那颗小小的心里总是喜滋滋的,似乎大学梦正一步步向我走来。然而家里经济情况的骤变使我那颗少年的求学之心受到了第一次挫折。是武汉的叔婶伸出了援手,接我过去继续读高中,帮我续这大学梦。我更努力,更刻苦,可是命运的捉弄是无法抗拒的。正在我为报考北大还是清华在脑子里反复思考的时候,那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它剥夺了我和与我一样的千百万学子上大学的权利。我们荒废学业,上街呼喊“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然后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曾几何时,伟大领袖一句“大学还是要办的”,又使我的旧梦死灰复燃。我以为凭我的科科满分的考卷能走进大学的校门,我是多么的幼稚可笑!我竟然寄希望于那个“白卷英雄”的时代,寄希望于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我真是生活在梦中而不可救药!

一九九二年岁末,当我走出国门的时候,我早已拥有一纸大学中文本科毕业的文凭,我已在新闻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年,并怀揣高级新闻职称证书。可我始终耿耿于怀我那不完整的大学梦。我是在做记者工作的同时通过五年的函授学习取得的大学本科文凭,我始终心有遗憾!

时光不能倒流,我已不再年轻。对于那些通过托福考试到美国留学的年轻人,拿个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很难,而我,怎可与他们相比,英语对我如同天书。我们那一代人记忆力最好的年华学的外语是俄语,我们赶上了“向老大哥学习”的尾巴,那千余个早晨我都是背着俄语单词走在上学的路上的。八十年代,改革的初期,我又进了日语大专班。对于来到西半球的美国,我毫无准备,语言不通造成的困难出乎想象。别说去读研究生,就是去餐馆端盘子都轮不上,只能去收盘子,擦桌子。一天中午,一位经常来餐

馆吃饭的老美说,希望我能给他点菜,我摇头,表示不能,他说:“你行,很简单,我点二号午餐(Number two)。”我当时惟一听懂的是“Two”(二),我就猜想,他今天是两个人用餐,大概还等一个人。于是我重复一遍“Two”(两位)就跑到厨房又取来一套餐具摆到他的桌子上,他不解地看着我,我也疑惑地看着他。这样的英语水平也敢跑到美国来弥补我那有缺憾的梦么?

我别无选择,迫不及待地进入社区学院为外国人设的英语班。开始还不知深浅地报了个中级班,我实在是太急于学会英语了,恨不得一口吞下英汉大词典。社区学院具有非常好的学习条件,宽敞的教室,宽大的玻璃窗,簇新的桌椅,而且还免费发给一本本装帧精美的教科书。我找到了中级英语班教室,那位女教师正眉飞色舞地讲课呢,同学们还不时地发出会心的笑声。讲到高兴处,女老师轻轻一跃就砰地坐到了讲台上,两条腿交叉在台前摇晃着,让我看得目瞪口呆。不呆也得呆,我完全不知她在讲什么。接着是分组会话,我和几个墨西哥人分到一组,先是自我介绍,等那几个墨西哥女孩子说完了,大家的目光友好地看着我,该轮到我要作自我介绍了,我只好抱歉地摇摇头。她们就启发我,比如,你从哪里来,家里都有什么人等,我一概不知所问,更不知如何回答,好不容易熬到下课,逃也似的跑出了教室。

哦,上帝!我虽然没在胸前画十字,却着实出一口长气。此后,我不敢造次,乖乖地进了英语初级班。这个班可称为小联合国,同学来自墨西哥、委内瑞拉、以色列、越南、丹麦等等,在那里竟遇到我的几位同胞,他们比我早来一两年,中国人当然要帮中国人,回答老师提问时,他们就在下边给我提示。课间休息,大家便自动以“国”为单位,分组聊天,全都用自己本族裔语言。可想而知这英语学得如何了。难怪一些人来了几年还一直在初级班混呢,不缴学费没压力呀。可是我怎能“混”得起呢,人家越南人

是战后的难民,不但住房有美国政府补贴,生孩子由美国政府养着,来学英语美国政府还给他们发工资呢。和自己的同胞我也比不起,年轻的是“陪读”的“准博士”夫人,有的是时间。年老的到这里学点英语,消磨时间,解解闷。而四十五岁的我却背负沉重,不敢稍有懈怠。移民中也确实有一些在这里学会了英语,拓展自己事业的先例。事在人为!我舍弃了在国内正蒸蒸日上的事业,离开了我为之奋斗了二十年的新闻岗位,我的代价不能付之东流。每天早晨八点我开车去上两小时的英语课,老师一宣布下课,我便飞快地跑向停车场,开车赶到餐馆打工,直到晚上九点。其实,餐馆也是我们学习英语的另一个课堂,是练习会话的最佳场所,食客都是我们的义务教师。大多数美国人都非常友好,而且愿意讲话,你只管大胆和他们说,错了也绝不会有人笑话。有的人还一遍遍给我纠正发音。我告诉他们中国马路上的自行车潮,告诉他们长江、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过年的习俗等等,虽讲得很吃力,但我绝对保持足够的笑容,不流畅的英语加上形象的手势,讲得也热热闹闹,听者便露出津津有味、饶有兴趣的神情。久而久之,我和许多老美成了朋友。

英语拓展了我生活的视野和接触的范围,而且英语也为我赢得我的权益。那次到一家专为低收入者设立的牙科诊所去拔牙,按州政府规定对低收入者只收五美元。但是那天我没带收入证明,负责收款的一位胖女人让我下次带来,当时没收费。大约十天后我收到一张账单,让我缴七十八美元诊费。我一气之下开车到牙科诊所去理论,当时几乎都没顾及到自己的英语有多破。胖女人不在,收款的是一位年轻姑娘,她说我没在一星期之内提供低收入证明,按正常价格收费,她没权利改变规定。我说:“I need to talk to your manager.”(我需要和你们经理谈。)她说经理很忙,但我坚持见经理。在经理室,我告诉他,是你们的工作人员

让我下次带证明,并没说一周之内。我指出了那个胖女人,从直觉上我已断定她是个工作马虎的人,经理一听是她便点头,只得妥协,说:“那么你交十五美元吧。”我说:“No!”经理又想了一下,问我可不可以交十美元,见好就收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当然表示同意。这是我到美国后的第一场争辩,首战告捷。全仗那点刚学到的英语和胆量,通过这件事,我对自己充满信心。一学期后,我进了英语中级班,并选修写作课。英语是我的短项,写作却是我的长项,我的第一篇命题作文是《我有一个梦》(仿照民权领袖马丁·路得·金博士那篇著名的同名讲演),得了个 A+,接踵而来的也都是 A,可是我敢断定我写作文的速度比蜗牛爬行还要慢,这哪里是写文章,分明是查字典!

漂泊在异国他乡,特别是这片美利坚新大陆,对中国人来说,最难的不是打工糊口。找份维持生活的工作人人可以做到,可是坚持学习英语却需要毅力。虽然这里提供了免费的学习条件,但是打工赚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许多人刚到美国头几个月还到成人学校上课,可是几十年形成的语言轨道和思维方式的头脑,很难接受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耗费心力而收效缓慢,于是就放弃。这就是我的那些吃苦耐劳的同胞们来到这里十年、二十年为什么始终做那些低收入工作的原因。美国国务卿、黑人鲍威尔在对黑人的一次讲话中以亲身体验告诉他的同胞,黑人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去读书,读收费最低的社区学院,掌握一项服务于社会的技能。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去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真理!虽然我们比黑人更难的是从头开始学英语,但是我们有祖先遗传给我们的智慧和勤奋的基因,如果我们把这种优势更多地用在学习上,而不是以年纪大来原谅自己,以希望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为托辞,我们很多人就会活出另外个样子来。